

今年是钱学森诞辰110周年，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。钱学森曾自述人生三次心情激动，其中一次便是“在建国十周年的时候，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”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《钱学森画传》，以志纪念。

画者，图也。以图录事，视觉表达。传者，转也。人所止息，去者复来。《钱学森画传》既以文叙，又以图说，用格致之法将已然远去的钱学森影像化、鲜活化，让人在阅读图间穿越，似斯人近在，若斯人走来。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薛惠锋说，“本画传以钱学森的一生为主线，以钱学森的成就为坐标，深刻、全面、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作笃定的信仰、至诚的底色、朴素的情怀、崇高的理想。”而这，正是《钱学森画传》出版之要义：讲科学家故事，扬科学家精神。

纪念，不只是记住一个人，而是要让他的精神和事业蓬勃。

直观钱学森一生，勤学、为学贯穿始终，且学以致用、为学的思想行动真切。要学习，依于钱家祖训：爱子莫若教子，教子读书是第一义。爱学习，是钱学森的兴趣，在父亲钱家治的教诲下，书房勤阅经史典籍，郊野常寻自然物解，养成了究学问源的习惯。会学习，则是钱学森异于常人的早识和有远见：小时即能明理学，培养兴趣；中学时“领悟到什么是严谨的科学”；大学时观时局、念国运，选择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图“实业救国”，并立志当一个有作为的时代青年；负笈留学，目标进一步明确——航空救国，从铁路到航空，思想升华，认识进步，从此成为这个理想的笃行者。

钱学森一直铭记着中学时代教生物学的俞君适老师的教诲。他教学生们解剖青蛙、蚯蚓，而他给钱学森的，是一条

蝶恋花·缅怀先烈

(又一首)

张荣兵

又是一年芳草绿，
杨柳风轻，满眼花飞絮。
红杏开时，一霎清明雨。
浓睡醒来鸟轻语，
惊残追思梦，忽见春燕双飞去。
天堂英雄应无数，
荒冢不孤，化泥土，育碧树……

满庭芳·春满人间

烟波渺渺，垂柳依依。孤村芳草远，
满城桃花香。池上碧苔三四点，
叶底蜜蜂一两声，油菜花繁红。
江南春来早，
莺歌燕舞蝶儿忙。倚清
风，豪兴正徜徉，
哪来忧伤？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，党的初心始发地，各行各业无数党员传承着党的革命精神，抒写着爱党颂党的生动故事。

在邮品设计生涯中摸爬滚打三十几年，高级工艺美术设计师朱金德就是一名念兹在兹、长期钟情红色题材邮品设计、以艺术歌颂党的退休党员。在他编著的《邮苑艺韵》中，红色题材的作品数量颇多。《中共一大会址开放40周年》《李大钊诞生100周年》《毛泽东同志诞生100周年》《上海革命英烈系列封》《龙华烈士陵园》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集邮展览》纪念封和邮资宣传戳，以及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全国邮展》宣传海报均出自他手。其中有些纪念封作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特供纪念品，很受欢迎。

1990年，朱金德接受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邀请设计10枚《上海革命史迹》系列纪念戳，为了弥补历史照片等方面的不足，真切感受革命史迹的历史价值，他用

蛇。他对钱学森说：“将它制成标本不挺好吗？这事放胆实践，钻研而认识，这条蛇就是后来像蛇一样蹿入太空的导弹、火箭的前车。对于考试，钱学森说：“明天要考试，今天要备考，那是没出息。要考试，就是不做准备的考，那才叫真本事。”学有备，考无惧，无论小时在考场，还是大时在发射场，钱学森学深有源，学成有诀。

《钱学森画传》以传真手法，图说证实，辑录钱学森的求学路、治学道，人物不经刻画，栩栩如生，直如我们与他一路同行，见证了他的学而思，学而行。

时下流行一个词——学霸。真正的学霸，应当是学业由专到精，由精到通，由通到悟，由悟到用，敢于直面权威，敢于前瞻探索，敢于尝试实践。钱学森无疑是后者，他教给我们学习的方法。

一个人的名声，来自他的作为。“人民科学家钱学森”这个称号，是深深镌刻在共和国的光荣榜上的。父亲钱家治遵照家谱和自己的心愿，给儿子起名“学森”，希望他“学问深远，服务国家”，而钱学森也终不负此意，不负众望。“5年归国路，10年‘两弹’成”，是钱学森的苦难辉煌。从1962年陈毅元帅说“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，你们把导弹、原子弹搞出来，我的腰杆就硬了”，到2003年杨利伟驾神舟飞船从太空归来，是钱学森，还有王淦昌、赵九章、郭永怀、钱三强、王永志……“两弹一星”元勋，推动了中国进步，强壮了中国力量。

《钱学森画传》述史料料，以原汁原味的纪实手法，再现了钱学森的奋斗历程。故事不经渲染，历历在目，使人颇有身临其境之感：焦虑于回归祖国的艰难困顿，自信于研制中国导弹的踌躇满志，执著于航天事业的累上九台，往返于发射试验场的淡定从容，欢笑于“两弹一星”的爆响警音……这本书把一个事件平铺开来，展现了一个立体的钱学森。

“在他心里，国为重，家为轻，科学最重，名利最轻”，“开创祖国航天，他是先行者，披荆斩棘”，2009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大会上对钱学森的定语贺辞，最能诠释钱学森的胸怀与功绩。

钱学森的坚持真理、严谨求实，襟怀坦荡、光明磊落，淡泊名利、无私奉献。“他是知识的宝藏，是科学的旗帜，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。”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是钱学森式科学家毕生致力且大有作为的方向与目标。

“我将竭尽全力和中国人民一道，建设自己的国家，使我的同胞能过上尊严的幸福生活。”钱学森用一生践行了他的承诺，他的言、他的行，是时时激励我辈前行的中国力量！

情用心去实地考察写生再做设计。在设计《1920年毛泽东在沪旧址》封戳时，因实地没有景深，他爬上晃悠的竹梯到对面的天棚上去写生。

在设计《张闻天故居》封戳时，为弄清照片上故居竹篱围墙有些

模糊的小疑点，他来回一天，冒雨乘公交坐轮渡、再转郊县车到浦东川沙县施湾乡邓三村张闻天故居，考察写生排除疑点。10枚纪念戳的史迹地都留下了他写生的足迹，这就是他对党的红色题材设计，秉承特有的严谨和虔诚。

《上海革命英烈系列封》的成功设计，是他留给集邮者又一份珍贵红色邮品，也是他爱党颂党心迹的最好诠释。1991年，为庆祝建党70周年，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（筹）、上海市邮票公司、上海市集邮协会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牺牲的陈延年、赵世炎、罗亦农、彭湃、王孝和等12位革命烈士，联合发行一套《上海革命英烈系列封》。当时在上海市集邮协会《上海集邮》任美编的朱金德承载着组织的信任，接受设计任务。

然而，仅凭有些模糊的烈士照片，如何设计？为了找到更清晰的图片资料，他跑遍上海图书馆和新华书店，并到龙华烈士陵园参观烈士资料陈列室，瞻仰烈士就义之地，一系列一手资料的准备，确定了他的设计思路：系列封底图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手绘作为衬图，纪念封主图用烈士头像，以钢笔画、水墨画、木版画各种手绘形式，采用四色交替设计，保持整套系列封庄重统一有变化的艺术特点。

朱金德选择红色主题的设计是源于他内心爱党的驱动，用艺术颂党是其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关注点，以设计演绎爱党颂党，从中也展现了他作为普通党员的精神风采。

明日
请看《干垃圾堆里的淘金者》。

乎风”、“深乎风者，述情必显”等说法，可见“风”者，关乎“情”也，乃文章感染力之所在，即刘勰所说的“化感之本源”。但“风”又不等于“情”，只有经过文学的加工，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方为“风”。至于“骨”，这真是一个辐射很广的概念，概括地说，很多艺术表现手法和人格特质，可谓无“骨”则不立，比如书画线条中的“骨法”、“骨力”乃至处世为人的“骨气”、“骨相”等皆为“骨”的丰富外延。而文学意义上的“骨”，刘勰以为“沉吟铺叙，莫先于骨”、“结言端直，则文骨成焉”、“练于骨者，析辞必精”。他还专门

提到“气”的概念，强调“重气之旨”，在于“气”乃“风骨”之内在依据，情与气偕，方能体现“风”的情志神韵；气与辞合，才能彰显“骨”的刚健峻拔，故离“气”而论“风骨”，无异于离神而写形、舍本而逐末。“骨”虽含文辞的概念，但只关乎文辞的事义而非文辞的藻采，所以刘勰认为“瘠义肥辞，繁杂失统，则无骨之征也”。同时，有“风

骨”却不具文采，则文章必不能灵动飘逸，词气抑扬。一篇好文章，既不能“采乏风骨”，也不能“风骨乏采”，“惟藻耀而高翔，固文笔之鸣凤也”。

也有人认为“风骨”是一种美学尺度，或对于艺术风格的概要式品评术语，比如“传神”“自然”等，应该讲“风骨”确实包含了这些元素，

南京梅园新村

张天明

庭院中翠柏、石榴、腊梅、葡萄和蔷薇均是当年的原物，办公室里周恩来用过的写字台、转椅、毛笔、地图等物。

1946年11月15日，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反对，悍然召开了“国民大会”，战云密布，甚嚣尘上。11月16日，周恩来召集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便是在梅园新村举行。当时，周恩来发出了著名的预言：“我们会回来的。”1947年3月7日，董必武率代表团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返延安。两年之后，南京迎来了解放，证明了周恩来的英武坚毅、远见卓识。

“虎踞龙盘今胜昔，天翻地覆慨而慷。”如今的南京，正走在进军国际化大都市的大路上，梅园新村依然保持着它的跌丽丰姿。人们不远万里，来到梅园新村，向周恩来塑像献上鲜花，表达心中无尽的敬仰和思念。

我有每晚散步的习惯。公园里有一条小河，有月亮的夜晚，我总爱到小河边驻足，静听流水潺潺。

淙淙流水，带走了心浮气躁，沉淀下的是静谧祥和。月光下，流水泛着银光，那银光不夺目亦不张扬。偶尔有一条小鱼跃出水面，激起的水花声是那么清晰，愈显静谧。顷刻间，我心沉醉，心头再不能平心静气的名利荣辱。我知道，那存在半点的名利荣辱，亦是一种难得的纯净。

月下听水，听的是一种诗意。“繁华事散逐香尘，流水无情草自春”。月光朦胧，看不到小河边的青草葱葱，但我知道，流水是有情有义的。试想，假若没有流水的滋润，河边的草儿何以青青？流水落花，荡去香尘，看似无情，实则有意：既然凋零已成为定局，一味留恋只能徒增几分烦恼，而随水流失，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与忘却？驻足河边，我常常想，假若生活中的一切烦恼都能融于水，都能随流水悄悄而去，那该多好。沐浴清幽月光，倾听流动着的水，一颗心完全沉浸于水的世界，想不纯净都难。

当然，我最爱月下听水还有一个潜在原因，那就是可以使我重回故里，再拾乡情。静寂的夏夜，小河边会传来几声蛙鸣。尽管那蛙鸣有些娇羞，不似乡下蛙鸣那般无拘无束，但一时间还是令我想到故乡。童年的记忆中，门前也有一条小河，年轻的母亲总爱在小河边洗衣服。我和小伙伴们则在一边无忧无虑地嬉闹，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得到了淋漓尽致致的体现。不知何时，我的双眼竟湿润起来，沧桑的脸颊附着几滴清泪。我知道，那清泪也是一种水，源自心灵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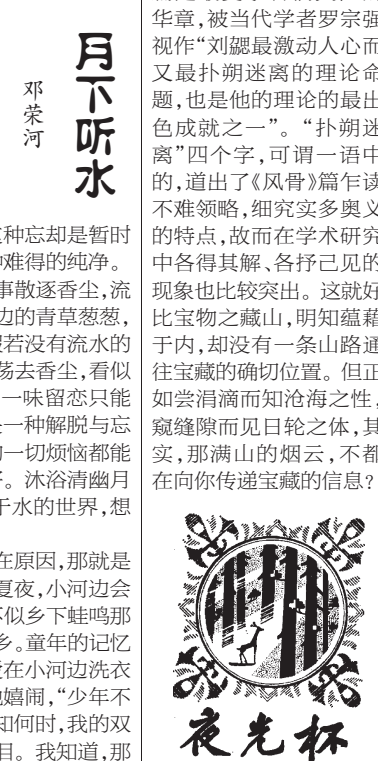


姹紫嫣红春满园
佳人才子梦中情

惊梦（设色纸本）朱刚

但毕竟属于不同的概念。当然还有一种“风骨”论，意指文章之教化，我们也不能否认它的合理性，因为儒家的“诗教”思想，本身是强调这一社会功能的。刘勰博通经史，在定林寺的十年，他潜心攻读诸子学说及各类传世经典，在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中，提到他曾梦见自己手捧丹漆礼器跟随孔子南行一节，可见儒教乃其精神核心。他十分信奉先哲“君子处世，树德建言”的教诲，本打算以注释儒学经典作为立言的途径，但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一家之言，恐难以在历代孔门之士深厚的学问基础上有新的建树。经过深思熟虑，转而把文章之学作为著述的主攻方向：“文章之用，实经典枝条，五礼资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。君臣所以炳焕，军国所以昭明”。于是，相伴青灯古佛，经过六七年的苦心铸词，刘勰终以精美恢弘的骈文写成这样一部包蕴前古、垂范后世的文学批评类经典巨著，后来唐人陈子昂、白乐天所提倡的“汉魏风骨”，实乃刘勰的“《风骨》传馨”。

无疑，历来对于《文心雕龙》的研究，《风骨》篇是最受学者们关注的华章，被当代学者罗宗强视作“刘勰最激动人心而又最扑朔迷离的理论命题，也是他的理论的最出色成就之一”。“扑朔迷离”四个字，可谓一语中的，道出了《风骨》篇乍读不难领略，细究实多奥义的特点，故而在学术研究中各得其解、各抒己见的现象也比较突出。这就好比宝物之藏山，明知蕴藉于内，却没有一条山路通往宝藏的确切位置。但正如尝涓滴而知沧海之性，窥隙隙而见日轮之体，其实，那满山的烟云，不都在向你传递宝藏的信息？



夜光杯